

莊 廣

書 業 小 學 佛

行 印 局 書 學 佛 海 上

佛學
小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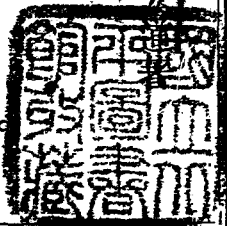
廣莊

袁安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螻蟻睫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

廣莊 逍遙遊



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嶽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驚，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蟲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

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劫，蟲以生老病死爲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爲怪誕，尙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己，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略無半罅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己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爲長年，故殤

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遊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迴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惟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

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勸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煙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丘嶽，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

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註一）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鎚借，肺中風借，舌顎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蟲，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觀夫尙僧以貴

其女，彼見夫中國之間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註二）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褐，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杯中

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難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

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註一 四十卷本及廣莊明刊本，均作「謂以鼻」，眉公祕笈本作「不以鼻」。

註二 四十卷本作聚旌而哭，廣莊明刊本及眉公祕笈

本均作「聚族而哭。」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叱叱，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輿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蠶者死矣。恬淡

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盪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譬如半身不遂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摩之，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

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簪

畫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鷄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雞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

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夭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九十，或百餘歲。辟二蟬，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吊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

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橫，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

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鰐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虻，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沂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

毛，魚不隱鱗，尙能殺身，而况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岳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肩，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

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沉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羑里被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饑飽，逆其寒

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見朝廷亦隱（註）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

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蕪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廚，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藏否。梁公身事女主，與淫奴爲伍，縱博褫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伏一張良娣，我見尙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呼，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噫，余不敢言之矣。

註 四十卷本及廣莊明刊本均作「卽遜朝廷」眉公

祕笈本作「卽見朝庭。」

德充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蒂，聽其杌隉，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噴笑，指爲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耶？夫天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

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溼之偶聚，如溼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去識亡，熱謝菌枯，溼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也？今夫神

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爲己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尙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囊器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曠細也；兀了之鬼，剝喙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闊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

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蟲，煎啣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尙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游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杯連席，謔浪終日歸，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

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余出京，又十餘年，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閱歷既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然指撥，隨手而應，歌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己焉耳，不見人焉耳。」

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某甲行道四十年，而惟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蓰，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兒也。夫人僞而鬼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予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言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於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爲喫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位；胎卵滅度，曰育。

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偷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囿圍之人，一陷大戮，寤寤寐寐，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鱗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囊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己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盧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死，是故著書垂訓，舐毫吮墨，仰面觀屋，神僊之士，以留形爲不

死，是故鍛精鍊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大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己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

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卽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尙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子生於亥，死於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於朝，死於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

於冬，死於夏，此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尙以此意參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譎，道不焚，土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筌，網罟者，深筌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者，放弑

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鬥。僞盟誓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遠古耶？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諦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父過，兄弟責望於家，朋友譙讓於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屏居深山，終

身不爲人師。邃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於是獸相率入於山，魚相率入於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鸚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鸚冠子對曰：「始於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鸚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樸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

靜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也？」丈人曰：「往者余釣於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口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於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宣平章，不倍於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

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鎮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於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也。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誤。」一人曰：「臣之術

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雞鶩野鷄。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唼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於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人？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

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於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晏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憮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輯選士居翁了余

二袁尺牘

明季公安二袁。以名儒而兼脩淨土。而中郎之

西方合論。幾為淨宗必讀之書。其文章專尚清

真。力糾王（鳳洲）李（于鱗）之病。於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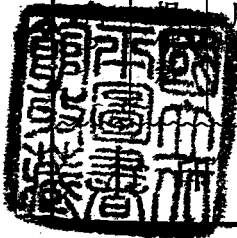
文學中。別創一格。世共稱為公安派。其文集

數種。坊間均不易得。即偶一遇之。非寒士所

敢問價。了翁居士於其文集中。選錄尺牘精品

百餘則。皆雋永可喜。而針砭流俗。推

。足使人澹塵襟而進退思。每冊定價貳



上海佛學書局

佛學小叢書

廣 莊

全 一 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四分(外埠酌加郵費)

著述者 袁 宏 道

出版者 佛學書局 代表 沈彬翰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 電話三三七四三

總發行所 上海佛學書局
愚園路一五四號 電話三五五二四

分發行所 佛學書局分局

上海特司脫路
長沙山東路有正書局
杭州西湖龍翔橋
上海開北新民路
上海愛多亞路慈林
北平東四南大街
福州下南路廿四號

分銷處 各埠佛經流通處

初機佛學津梁
佛學小學叢書

第一輯 ◆ 全十五種 ◆ 定價二元

觀彌勒上生兜率陀天經講要	從世界危機說到佛教救濟	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	佛法萬能中之科學化	反宗教聲中之佛教辨	釋迦佛應世的始末	現代僧伽的職志	居居士女學佛程序	日本刑政與佛教	觀心十法界圖說	中國危機之救濟	觀音菩薩典要	地藏大士聖蹟	蓮宗九祖略傳	人何以要學佛	佛家懺悔主義	天贖佛化答問	婦女學佛初步	在家學佛法要	白尊者開示錄	念佛四十八法	貫通諸法大意	六波羅蜜法門	布施波羅蜜	持戒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智慧波羅蜜	天眼通原理	百喻經淺說	甚麼是學佛	五蘊大意	佛教淺測	淨業津梁	淨土問辨	文殊師利	佛像概說	佛典略說	五戒心法	大乘宗要	破除迷信	佛法談天	佛法說地	世界成壞	談空篇	唯識學	淨土篇	釋尊傳	外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書局廿四年五月拾貳日收到

呈繳

#10

407333

